柚堂筆談

柚堂先生無他嗜好更不屑屑於章句隨意涉獵經史輙有妙悟不與世人同所著尚書釋天若干卷論者謂當與胡東樵禹貢錐指並傳其他纂述如周禮句解古文徵唐詩式卷帙甚富盤仕般陽政簡刑清一以寧靜爲理劇之工仍未遑也蓮亟請先以筆談四卷公世雖大鼎之一臠然已足饜飫後生矣先曾大父太史公序日知錄云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若先生之學固有不謂之通儒而不得者目所共見當不以蒙言爲阿好也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仲夏受業表弟潘蓮庚拜述

柟堂筆談卷一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又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此是一貫註脚忠恕所以存誠之方以漸至于明通公溥也楊園先生曰顏子合下自是恭敬曾子合下自是誠實故夫子爲顏曾言未嘗及此若與仲弓子路樊遲子張言卽諄諄於主忠信如見賓承祭等類葢非此無以爲立

德之基今人稱顏子好提唱然一嘆稱曾子好提一貫之唯豈非自供其學禪乎按如知一即是誠何患入于禪也

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天地二字或恐轉寫誤易俾彼雲漢爲章於天章字于天爲宜不動而變于地更切也又動而世爲天下道三句以分配同軌同倫同文亦可

中庸序昭穆與序齒蔡虛齋陳紫峰云序昭穆將昭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齒輕于爵至燕毛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愚按二事判不相同

葢昭穆所以别遠近親疎使支派不相渾也至燕毛則高會以下子姓但序行輩年齒不復分遠近親疎矣

心中無妓不妨目中有妓君子所以矜而不爭也治家之法其上利導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與之爭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一日克己復禮以當下言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雖有惡人偶一言一事果合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以雜之則以此一言一事上質之聖賢下質之愚不肖無不以爲然也天下歸仁矣故曰楚靈王若

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三江既入蔡傳引庾仲初揚都賦見水經注（二十八卷）今本書傳或誤作唐仲初吳都賦又按仲初名闡晉書本傳云有揚都賦爲世所稱（亦見世說）水經注以爲庾杲之非也（見卷十四濡水下）

康王之誥蔡傳引鄭氏說五門謂雉門在庫門外與周禮圖不同葢從鄭司農也似宜從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內

濟水爲禹貢四瀆之一 自黃河奪流運河改築而濟瀆遂不可見矣然按之地志蹤跡猶可尋焉今張

秋鎮東北有黑龍潭白龍潭其水皆出平地此濟水伏流之所發也東南流入馬頰水即五空橋水從運河溢出者水經注所謂馬頰口之故道而非九河之馬頰東北流至麗家口與汶水合明宋尚書于戴村壩遏汶入運河其餘波仍從戴村分洩北流經東平東阿與馬頰水合是爲大清河但舊瀆入海之處其故道乃今小清河在大清河之南而非大清河入海之處也大清河經濟南武定二府至利津入海小清河今以章邱東陵山之獺水爲源經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至淄河門入海或謂濼水爲小清河之上流非也葢以濼水大明湖水湖在濟南城內其泉源非一出北門與濼

水合水經注謂濼水北為大明湖今古不同會于濟南城北向為陂澤劉豫決之入小清河故至傳訛耳濼水之源即趵突泉在濟南城西南沿城北流至北水門外與大明湖所出之水合西北流至濼口入濟今為大清河或以為濟水伏流之所出者非也曾子固齊州二堂記甚明今山東通志有說一篇甚駁曾氏非也

沂水書傳云出艾山今按發源臨朐沂山之西嶺有南北二源南源出柞泉山北源出魚窮山皆沂山之支山合而東南流入沂水縣境會南川水水出棠陰縣北之魯山逕雕崖山艾山至臨樂山受狗跑泉之

水又東流入沂故水經亦謂沂水出艾山也按酈氏注云鄭康成謂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三源（御覽作二泉今按地志則御覽是也）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屯水所發（屯御覽作北）俗謂之魚窮山（御覽山作泉）但東南流合成一川又云螳螂水出魯山東南流右注沂水蓋螳螂水卽今地志所謂狗跑泉也　沂水南逕蓋縣西有蒙陰縣黃鵠山（水經注作黃孤）所出之小沂水注之合流南至邳州分二支一由徐塘入運河一由駱馬湖入海

原山在博山縣西二十里一名飴山見淮南子又魏

收志名馬耳山俗名禹王山頂有禹祠汶水出其陽淄水出其陰淄川縣志以爲岳陽山非也岳陽山在博山縣東南三十里然要之兩山之脈皆自萊蕪而來

爲下國駿厖

厖齊詩作駹按說文解字曰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也諸侯用瓚三玉二石也伯用埒玉石相埒也此蓋用于繅旒之玉亦猶之乎綴旒也然則綴旒當作冕旒之旒非旌旗之旒

或簸或蹂

毛氏云蹂黍孔氏云蹂踐其黍然後舂上

有糜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祭以黍爲主也按賈氏齊民要術刈穄欲早穄黍不黏者刈黍欲晚皆即濕踐之羣芳譜黍過打之稃易脫穄踐訖即蒸而裛之黍宜曬之令燥穄不蒸難舂米碎蒸則米堅香經夏不歇據此則蹂之法惟施於黍毛氏故專以黍言耳今法稷亦用蹂而賈氏書不及者豈亦古今不同乎

旣伯旣禱陸堂先生詩學云吉日詩注以伯爲馬祖句法不順當從說文作旣禡旣禱蓋禡覇聲近而誤爲伯也說文禡下注云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也禂下注云禂禱牲馬祭也詩云旣禡旣禂按先生之說非也說文于禡

下不引詩而旁見禡字之下恐禡字亦傳寫之誤爾雅明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安得有異說哉

又按周禮表貉之貉司農讀禡杜子春鄭康成並讀百音又或作伯此其所以誤也漢外戚傳類禡厥宗應劭注亦以禡爲馬祭則相沿之失久矣

易首有伏羲八卦圖有六十四卦圖有文王八卦圖無六十四卦圖而太乙數內文王六十四卦圖存焉按亭林先生言學以詩書執禮爲先而不欲以象數圖書爲務恐不墮于空虛即流爲術數也楊

圖先生言理明義精則可無卜筮而知吉凶又曰五行之說盛于秦漢文王八卦圖說當興于此時

附文王六十四卦方位次第乾需大畜大壯小畜大有泰需夬坎蒙解渙未濟師困訟艮小過漸旅謙咸遯蹇震益噬嗑復隨无妄屯頤巽萃升大過姤井蠱恒離明夷革同人既濟賁豐家人坤萃否比剝豫觀晉兌履節損歸妹中孚睽臨

夏小正正月鞠則見傳云鞠星名也傳或云子夏作或云戴德按自甘石以來諸書皆無此名竊疑為杵臼星也見旦見也雜記暢臼以梮杵以梧梮鞠古通也昏參中則正月日躔在室壁之交而杵臼在危宿北距赤道二十餘度則日未出之先晨見寅方矣星經

曰杵主軍糧以近車府故也然臼以灌以浴尸危宿主祠祀而坟墓諸星屬焉故以類相從夫杵臼二星已分見于箕虛之度又見于危者明所用不同又按小正先言采芸傳曰爲廟采也而即繼以鞠見蓋以爲祭祀之候也又十月初昏南門見夫十月初昏奎婁中則南門方在地下之正子安得見乎此當存疑

左氏昭二十九年傳賦晉國以一鼓鐵以鑄刑鼎亭林補注引王肅家語注云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蒸用四百八十斤　按曲禮獻米者操

量鼓疏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　管子釜鼓滿則人槩之考工記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賈氏言量金汁入模中謂鑄作時據此則以鼓爲量名亦無不可

襄公二十八年梓愼曰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爲蛇乘龍者是年太歲在丙辰辰爲蒼龍之首次年太歲在丁巳巳蛇也說文巳象蛇形論歲星之常度辰年當在星紀巳年乃在元枵今以巳年之次先行于辰年如春行夏合主氣爲客氣所乘也　七政之盈縮遲疾皆其躔度之自然占家以爲失行者非也

以歷理論之則非而占家別自有法不可拘執也歲星一歲移一辰者亦
就大畧言實則行一辰有餘也據今法分一辰為
十萬八千秒歲星每年平行十萬九千三百零三
秒有奇於一辰外多行一千三百零三秒有奇八
十三年即超一辰授時法亦然三統法謂百四十四年
超一辰者與今不合若一行五星議詳唐書則尤治
絲而棼矣蓋治歷與占驗固屬兩途而吉凶休咎
之占又兼六物昭七年伯瑕曰六物歲時月日星辰儒者既所弗道
術家亦秘之弗可考矣然歲星雖有超辰之說而
左傳所言歲星絕無超辰之證襄公十八年丙午

歲在娵訾二十八年丙辰傳雖云淫于元枵此傳爾行疾度所致而仍復于星紀故三十年戊午在娵訾之口明年始及降婁昭公八年丁卯在析木九年戊辰仍在星紀十年己巳在顓頊之墟元枵也十一年庚午在豕韋即娵訾十三年壬申在大梁惟三十二年辛卯亦宜在析木因傳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一語杜氏遂以爲在星紀耳未可遽信分野之說諸家或不同別有考且昭九年陳災裨竈曰五年陳復將封封五十二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又傳昭八年史趙亦云陳顓頊之族歲在鶉火是以卒滅

陳將如之按陳之後亡在哀十七年癸亥去昭九年戊辰正五十二年歲五及鶉火若昭三十二年辛卯已超入星紀則哀十七年當在鶉尾與史趙裨竈之言不符矣

土氣上騰而成雲遠望之爲團爲片細視之如隙塵牛毛歷歷似可數其不相和并者氣貫其中也氣之升爲陽陽得陰而解則自相和并積成一滴而墜矣又陽之升也暴則陷入于陰爲寒所包凝而爲雹雹每中空故字從雨下包多在夏月者蓋二氣迭爲表裏夏時地面爲純陽則純陰之氣逼於

半空與嚴寒無異夏雲多奇峰陽升之暴也暑雨着身沁入肌骨陰氣之降也雹特其甚者耳昭四年春正月大雨雹夫周之正月夏之仲冬一陽方潛于地而大雨雹焉陽之不輯可知所謂愆陽是也藏冰以殺其陽氣則雹無自而生雖有亦不至于如拳如斗有擊傷人物之災矣

凡物之爲所克者即爲之用惟木克土故雲從龍龍屬木雲屬土也金克木故風從虎虎屬金風屬木也水之于火亦若是而已如夫婦之倡隨然故禆竈曰火水妃也梓愼曰水火之牡也即所謂我克者爲妻財也

要之水火相反而實相成夏至純陽而一陰生冬至純陰而一陽生心爲火而交于腎腎爲水而交于心魚屬火非水不生凡鱗介之物或能有光謂之陰火又潤下之鹹鹹之極者反爲炎上之苦故曰水火所以合也水陰用而陽體故坎爲中男火陽用而陰體故離爲中女

日知錄云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云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幷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以立按亭林謂十

三經之名至明始立殊未然蓋唐所謂九經者禮記左氏傳爲大經文多故也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穀爲小經選舉志論語爾雅孝經附于中經百官志名爲九經實十二經也太和石刻九經亦然故晁氏石經考異序即云十二經及蜀相毋音貫昭裔取唐九經本刻于成都未竟而國滅但有易詩書左氏傳周禮儀禮禮記孝經論語爾雅十經宋皇祐中田況元均補刻公穀二傳宣和中席益升獻又刻孟子參焉孟子于漢文時已立博士唐皮日休有請孟子爲學科書至宋時又爲之疏遂升九經之列

王應麟玉海云國朝以三傳合爲一又合儀禮而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升經兼論語孝經爲三小經今所謂九經也故晁氏讀書志直云石室十三經則其名固立于宋時也惟以三傳合爲一分太學中庸並列爲十三經者自明代始有此說唐太和石刻今在西安府府學中先府君重修碑林記孫徐君孚丹作在唐唯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康熙七年賈中丞漢復補刻孟子七卷合爲十三經

天官司書三歲大計群吏之治以知財器械之數按正義述經文作財用器械用字當補　夏官司士鄭注先生士庶子之數監本脫去一士字亦當依

正義補　弓人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石經作不參均量其力有三參均均者三參謂之九和按石經不字依鄭司農所增後鄭不從者下均者參正指上三個參均而言不必依石經增　又大和無濟其次筋角皆有濟而深其次有濟而疏疏賈氏云以上參之此謂兩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其次角無濟按其次有濟而疏當依石經作其次角有濟而疏合上下文參之自見賈氏不知脫去角字故疏甚支離

草人注土化之法若氾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書數

家氾勝爲上按藝文志氾勝之十八篇則勝之二名也成帝特侍郎使教田三輔氾有平去二聲

元程畏齋先生江東書院講義云夫子循循善誘不過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舍是無以爲用力之地朱子讀書法六條總言之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兩條蓋熟讀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即約禮之事可謂要言不煩親切有味

童子佩韘毛詩云韘玦也鄭氏云沓也按廣韻入聲二十九葉韘式涉切音攝一作弽射決張弓童子佩之又蘇協切音燮韘韝射具然則訓玦當音攝

訓沓當音燮也釋文作失涉切失式同紐切雖異音同

昭公三年豆區釜鍾亭林補注引毛晃曰豆當爲斗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按此恐非梓人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氏云豆當爲斗者蓋以一獻一升三酬九升合爲十升故耳劉公是七經小傳獻以一升酬以三升并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不從鄭氏改字之說若梟氏注仍云四升爲豆初不改豆爲斗也

襄公十八年以枚數闔杜氏以枚爲馬撾非也錢方

高枝起先生云門上之枚行列釘之又鍾乳亦日枚以枚數鬬倒文耳故二十一年州綽日東閭之役臣左驂廹還于門中知其枚數

定公九年王猛謂東郭書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陸氏釋文云或作如驂之有靳非按詩小戎釋文引左氏仍作如驂之有靳靳驂之外轡言如驂之隨服爲有靳所制欲爭先而不能靳上有字不當去也杜注以靳爲車中馬即服馬恐非

鴞有二種陳風毛傳云惡聲之鳥正義云一名鵩與梟一名鵩鷂卬云爲梟爲鴟是也俗說以鴉爲土

梟非陸璣云鶚大如班鳩綠色賈誼所賦鵩鳥是也肉美可爲羹與炙豳風毛傳云鴟鴞鸋鴂也（本釋鳥文）陸璣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窠如麻紩之剌襪或謂之襪雀又有巧婦女匠工雀過羸桑飛諸名

校人夏祭先牧頒馬攻特頒馬卽月令之別羣也頒與班同春秋傳有班馬之聲是也攻特司農云謂騬之按騬騸也通鑑郭崇韜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卽騬馬不可乘況任宦官乎騬五代史作騸

朱子吉日傳云豕牝曰豝本毛氏及爾雅文也騶虞傳云豝爲牡豕文未知所出若以將爲乾豆用牝爲非何不云二歲爲豝乎竊以傳寫誤作牡耳一發五豝甚言禽獸之多不必拘犧牲無用牝及春田爲蒐之說　又按大司馬注鄭司農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肩同豜毛氏伐檀傳亦云三歲爲特而七月及還皆云三歲爲豜

九河既道蔡傳前云馬頰覆釜記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謂即篤馬河也後云樂史馬頰乃以篤馬河當之按樂史宜作歐陽忞蓋傳寫之訛王氏困學

紀聞卷十六河渠考一條全錄此傳其誤亦同閻何二公亦未料出又滴河即今商河

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注云荊楚謂之擔鼓擔荷也何荷通廣韻並有胡可切以河鼓在北牽牛在南如担荷然自誤何爲河而牽牛河鼓并爲一星矣或云乙巳占亦以爲河鼓亦名牽牛不知此欺人語耳

國語黃池之會王孫雒越絕書作駱今本誤雒作雄見困學紀聞何義門云明道二年所刻國語亦作雒

詩序哀窈窕思賢才鄭氏云哀字誤當作衷謂中心

恕之釋文云舊讀如字王肅云哀矜罷之不得按諸解皆勉强不如直作愛字解之淮南子云兎走歸窟寒鷰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云寒鷰水鳥哀愛也又按水鳥恐是水馬

左傳哀十六年齊管修後漢書謂管仲之七世孫爲楚陰大夫遂爲陰氏至陰識而遂繁昌按世本仲至莊子耐步一作能涉凡七世皆有爵謚八世至微而襄故管修自齊而適楚陰氏世本管仲之祀謂之相君然則管氏之世祀不獨在春秋時矣夫子稱其仁蓋其隱德所致與

閏百詩云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爲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爲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爲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于春秋之世則難

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又曰衞朴推春秋日食得三十五獨莊公十八年三月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蒞誤五爲三是也按百詩先生長于推步其所用蓋今法也昔庚辰在都下宮贊錢辛楣先生謂推春秋必用三統法始合惜當時未及以潛邱說質之筆于此以俟異日

聖人自言述而不作如克己復禮爲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古有是語故亦雜見于左氏傳又穆姜之釋隨義與文言同亦猶是也春秋之

時先王之教澤猶有存者列國大夫名卿學士猶沾沾以學爲務如劉康公胥臣叔向子產子太叔孟獻子師曠輩名理精言有非漢唐以後諸儒所可及者至戰國而其風蕩然矣蓋春秋之末其端已兆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知周之將亂原氏之將亡不有孔子集其大成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學矣胥臣諸人不能如孔子之身體完備而已胡致堂乃謂左氏但聞闕里緒言每引之而輙有更易則是聖人言必己出不許他人一知半解夫學公器也惟聖人能盡之非聖人能私之也胡氏之

見吾見其當一體私意而已且左氏亦但就舊史爲之敘謂色其疑者聖人猶闕之豈如今之傳紛紛說之空中結撰乎

注說漢注卒吏之吏當依漢書作史如掾史之誤爲顏史劉貢父已嘗辨之又如曲阜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亦然當誤爲百石吏卒此類頗多因史吏非必故轉寫易譌蓋統稱可曰吏專指則不得稱爲卒吏也

翁齋馬翁不過稂莠糞滓注云莠似稷而無實拔莠案稂莠草亦曰狗尾草稷今所謂小米亦即粟也

或以穄爲稷以音相近而訛耳穄與莠寧相似乎穄黍之不黏者亦曰縻亦曰穈北人讀如梅字下從黍又說文廣韻玉篇三字互釋知一物矣明上海徐公光啓辨之甚明而葊昭之注尤直捷特拈出之

又爾雅釋文云衆家釋粢皆爲粟知稷即粟也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本義謂地上當有天字然兩漢書所引皆無天字前漢藝文志後漢荀爽傳蓋五地之物生各有其宜者矣

或曰濂溪太極圖有謂穆參軍之所傳本之陳希夷又謂華山舊有石刻圖濂溪乃倒用之又謂本之

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則謂周子默契道體不由師承將何從而可曰無不可也圖一而已傳遞各異益此圖淪没于二氏濂溪從而拯出之即所謂不由師承默契道體矣由太極而兩儀而五行而萬物此降本流末造化生生自然之序乃養生家則倒用之濂溪未肯倒也石刻者名曰無極圖究歸于虛濂溪名之曰太極圖處處是實理此正儒與道之別凡聖人之書往往爲旁門之所托如河圖洛書算家及堪輿選擇壬遁太乙皆宗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及知崇禮卑易中諸語修

煉者奉爲丹訣又以大學正心章爲火候節度其何傷于日月乎愈見其道之大耳

曰程子生平未嘗以圖說示人有疑其僞托者信歟曰圖說舊附于通書之後始出于程門侯師聖傳荆門高元舉朱子發武當祁寛親得于高又得于朱又得于尹和靖蹔蹔有據且程子易序全本圖說有目所共覩也南軒故云程子雖不言圖說而其說皆本之

曰朱子謂易之至極此圖盡之然易以兩儀生八卦此以兩儀生五行五行易之所未有也毋乃其

鑿枘歟曰理是一理法是活法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此易先天之法也六生三三而九九九而八十一此三統九疇及太元之法也卦之德方故八八六十四蓍之德圓故七七四十九周易言四象周子又言五行膠柱而調處處皆礙矣總之通其源者自能變化無窮

曰朱子謂老子以有無爲二周子以有無爲一故無極太極不可分兩截是則然矣然有無猶黑白也謂白即黑似不足以折老氏之口而服其心曰此莫妙于游九言之說矣其言曰人生肖天地試

卽人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
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但靈
源不昧下當益以萬物皆備四字

曰朱子云未動以先卽爲陰然則何以先言動而
生陽不先言靜而生陰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固
不可以次第言然天下之物皆先陽而後陰如開
闢之初先有天次有地人生之始必男精先施而
後女血聚焉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卽通書所言剛柔善惡中
之五者或謂上四是氣質之性中乃其正性是歟

曰五行既各一其性人之所稟又有有餘不足是
試稽五者之不同勢使然也正如人之五臟爭有
偏其平者五性亦猶是矣不特剛柔善惡是氣質
則中亦是氣質得其中和蓋即洪範之高明沉潛
與夘友變友平康正直之謂也
言與靜居于主靜之說本於老子信乎曰周子所
言靜即仁者靜之靜孔安國注云無欲故靜樂記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有
欲則不靜矣其說固非周子所剏樂記之文又與
故三言老子之語同蓋不必同亦不必不同禮失

固不妨求之野今本未嘗失也

曰主靜之說程子易之以主敬恐其遁於虛無也

然則圖說有未盡歟曰定之以中正仁義非敬而

何周子詳密程子簡括

周子圖說　性理精義已闡發無遺矣今更欲廣

爲發明未免叠床架屋然則何必多言哉乙酉六

月在歷下客猶有紬繹前人吐餘以相難者聊用

以答之如右

伯牛有疾注禮疾者居北牖下與喪大記同而公羊

傳定元年何休注作北墉釋文云或作牖按室有

北屬不見經典惟屋社則北屬當作墉爲是金仁山先生亦云

子路宿于石門何晏解曰魯城外門皇甫謐高士傳曰石門守魯人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閻氏四書釋地引太平寰宇記以爲魯城七門次南第二門爲石門孔東塘云曲阜東北石門山即少陵題張氏隱居及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是也太白有石門送杜甫二詩今有張氏莊傳爲張叔明舊居因山名地因地名山未知孰是

五經旁訓不知始于何時余見舊本有萬歷乙未山

東廵撫鄭公璧汝重刻五經旁訓序與今本稍不同
大畧相似則由來久矣張氏雲章云元休寧朱允
升名升從游陳櫟黃澤之門至正中鄉進士授池州
學正江南北學者多從之問業稱楓林先生明太
祖兵下徽州召見辭歸後連歲被徵官翰林侍講
學士所居梅花初月樓太祖以御書賜之諸經皆
有旁注允升嘗曰旁注之作知其麄者以爲小學
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按
此則旁訓之濫觴或即朱氏矣

男女大倫也周禮仲春之月奔者不禁鄭氏謂重天

時權許之可乎會謂鄭氏而出此言乎內則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夫妻不可苟合妾獨可以苟合乎是教天下以亂矣蓋奔者非淫奔之謂也六禮不備則謂之奔禮不備則不親迎矣男不下女女自來就此之謂奔猶之男女年不相當而配者謂之野合也標梅之詩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毛傳曰不待聘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鄭箋曰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孔穎達曰謂之者以言謂女而取

之不待備禮內則鄭氏注曰奔則爲妾妾之爲言接也聞彼之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於君子也此可以釋奔字之義矣且奔者雖不禁仍令媒氏主之尚可謂之私奔乎又按古者女嫁最重及時不及時者禮之變也大約二十必嫁矣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也鄭氏注曰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也然則仲春奔者不禁有深意矣鄭氏于此不詳注者謂已散見

於毛詩曲禮不煩稱也梟邱之姦奔孟氏而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若其為淫奔享實如僖子而受之

予德州梁君志南謂會男女之會讀會計之會亦通

從來解北極者其失有四一論語爾雅疏以北斗為北極也蓋天星以斗名者三（南極小斗不在中國見界之內姑勿論）北斗七星斗斛之斗五星斗牛之斗六星以七星在三者之中最近北故謂之北斗猶之乎南極老人之非南極也一朱子北辰辨以帝座為北極也天星以帝座名者四在紫微垣者五帝內座在太

微垣者爲五帝座在天市垣者爲帝座在攝提閒者大角亦名帝座援神契云大角爲座候宋均曰座帝座也術家謬其說曰是四者皆居其所而不動則一天而四樞矣朱子固已闢之然欲專指紫微之帝座爲北極猶未盡善紫微之帝座雖在常見不隱之中而去極尚十二度以此爲極是仍二極矣知太微天市攝提之帝座不可爲極則此之帝座亦猶是也或曰極星也后也庶子也帝也太子也天官家謂之北極五星朱子云天樞有五其三最明者曰帝座太乙常居也然則朱子所謂帝座指北極之帝星非

五帝內座也曰北極五星者以近極而名耳星經五豈極亦有五乎帝星之不可爲極亦猶五帝內座也一晉志以極星爲北極也北極居其所而不動猶離杪忽即未免于動矣極星雖切近乎極而不正當一點呂覽云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沈存中以管窺極見極星沿管而行安得謂之居其所或曰極星去極之度古近今遠沈存中測得去極三度强齊梁間測得去極一度强則春秋時當正合爲一點似以極星爲北極亦無不可曰北極北辰也以羣動之所宗而言謂之極以天樞而

言謂之辰辰無星處也孔子言辰不言星也詩則或以七十二度爲周圍之度也夫七十二度者常見規之全徑半之爲三十六即嵩洛北極出地之度也北極出地隨方不同常見規之全徑亦不定于七十二若周圍之度總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自古天官家每多詭說以惑人先儒亦不免誤聽其說朱子語類有云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極星也動只他近辰雖動不覺又曰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居中

是極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此三條最明晰大全收此已足如再以旁說雜之轉生障翳今有一言以蔽之曰北斗曰帝座曰極星皆星名也知北極之非星則諸家之說不待辨而決矣史記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是指五星中之帝星不指極星漢有太乙一星與天乙一星在紫微垣門內極星一名天樞北斗第一星亦名天樞

左氏廢六關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以稅行者按宣公八年公羊傳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云廢置也古通如以亂爲治之類

奄人以天奄者爲之非刑者也故康成謂精氣閉藏者後漢書欒巴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

柚堂筆談卷二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漢時傳公羊者有段仲誤作殷忠本一人也王圻續文獻通考于段仲外別刻殷忠下多一溫字章氏山堂考索亦然西亭王孫朱睦㮮授經圖辨之曰本傳無溫字乃傳寫之誤按漢書儒林傳故云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安得云無溫字哉溫乃縣名屬河內郡章氏王氏並誤以溫字屬上讀耳

前漢書及陸氏釋文但言高堂生而其名不著後漢

書儒林傳注乃云名隆不知高堂隆三國時人也
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之後

伏生以尚書教於齊魯之閒弟子知名者二人一爲
同郡張生一爲千乘歐陽生漢書及陸氏釋文可
證也隋書志云伏生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則張
生授三字當爲衍文

史記有錄無書者十篇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
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
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閒褚先生
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列傳然則褚少

孫所補惟四篇而已小司馬索隱云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畧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畧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謂龜兆雜說無筆削功何蕪鄙也按索隱原文但論補書之短長初不云褚少孫補也乃張守節正義則云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是以十篇皆褚少孫補矣

于是晁氏讀書志亦承其謬而凌氏評林遂云景帝紀褚少孫取班書補之不知班書遠甚幾忘褚氏爲前漢人矣至陳臥子史記測義遂索隱而改易其文云景紀律書元成間褚少孫取班書補之何其無恩之甚也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潁川人寓沛事王式受魯詩宣帝時博士

司馬彪云則固序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按續一作績字季則扶風人馬融之兄班氏天文志未就詔馬續成之見班昭傳而晉書天文志序誤爲馬遷續述天文志又魏收上十志啓以司馬紹統劉宣卿合爲一人曰劉紹統

史記及班書于天官甚畧至晉隋書而始備然以校
步天歌則晉志缺四十八官隋志亦尚缺五官贊府
也天市之斗也宗人也貲來也斂鎖也合二志校步天歌尚缺三官
隋志有而晉志缺者凡四十四官曰輔曰天田曰
亢池曰天乳曰日曰天輻曰罰曰市樓曰斛曰列
肆曰車肆曰帛度曰屠肆曰司命曰司祿曰司危
曰司非曰匏瓜曰敗瓜曰車府曰人星曰杵曰臼
奚仲曰月曰鷹石以上中官曰十二國曰離瑜曰敗臼
曰雷電曰土功吏曰土公曰礔礰曰雲雨曰鈇鉞
曰外屏曰天溷曰土司空曰左更曰右更曰芻槀

曰天陰曰屏曰天廁曰天矢以上外官晉志有而隋志佚者二官宗正下脫宗人天樽下脫積木

隋志云氐北一星曰天乳主甘露房中道一星曰日歲守之陰陽平汲古閣本氐誤兵又歲守之上脫一日字　步天歌近北斗杓三星曰三公近斗魁三星曰三師晉隋志皆曰三公又步天歌鈇鉞三星主征伐鈇鉞五星主刖與隋志合爲一誤

新唐書儒學傳云文宗定五經鐫之石張參等是正說文二語舊書無之按張參爲司業詳定五經文字在代宗大歷十年故太和初劉禹錫爲禮部郎

作新修五經壁記云積六十年崩剝污蠛泯然不鮮竊以張參爲司業必已負老成宿望豈有更六十年而人猶在乎孟浩然有送張參明經詩故竹垞太史斷其爲開元天寶間舉明經則恐不逮事敬宗況文宗耶

楚爲掩之爲司馬也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唐劉仁軌之撫百濟以圖高麗也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祭國家求有根本不立可以

取勝者也故仁執當倉卒之時猶汲汲以復陂塘
課耕桑爲務
袁紹在河北軍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終以
敗亡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氏從之征伐四方無運
糧之勞遂能兼幷羣雄司馬氏用鄧艾之策屯田
陳蔡之間開河渠增溉灌通漕運其後卒以吞吳
蒸民以食爲天在太平一統之時人皆相忘而不
覺至割據分裂則其情見矣孟子勸梁以深耕易
耨而分田制產言重詞復實戰國第一要務秦以
開阡陌幷吞六國雖非先王之道而六國則幷此

不能矣

賀融謂光武曰臣有子朝夕教道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隋刺史蔡王智積文帝弟整之子有五男止教讀論語不令交通賓客恐其有才能以致禍也二公可謂明哲之士矣隋文用法之密固不待言東漢之初雖貌為寬厚然第五倫云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楚王之獄不出伏波所料一代之弊當時固多先見矣

梁武嘗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

然卒納侯景不祭臨賀王以有臺城之禍魏師圍江陵元帝登鳳皇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果如其言使其以此等之學移之治道何至于此則二君者不反爲術數之所誤乎故聖人不言

宋仁宗有寶元天文祥異書十卷後人因有祥異賦或以爲朱子作恐是託名然此法雖聖人不廢保章與馮相周禮並存然要以德爲主無德而有其術適足亡身至庸人强誕天道更無論矣蓋善言天者必驗于人申繻曰妖由人與人無釁焉妖不

自作（莊十四年）周內史叔興曰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十六年）士文伯曰國無政不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昭七年）齊侯欲禳彗星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昭二十六年）然則堯舜湯武之世雖有薄蝕彗孛無害於明盛又非天變不足畏之說也晉義熙十四年彗星見八十餘日魏主憂之崔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之世彗亦如之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之應乎浩又曰興國

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更足與孟子相發明

今之六壬賣卜者求其常驗于中無一且多言奇驗以惑人昔高允謂游雅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旣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天下妙理至多何以爲此與至言也高公年九十餘而終同時崔浩竟至赤族未必非漏泄之報借端于史事也

嚴君平賣卜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高允曰夫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程子易傳專以反之日用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忠信之事

則可也君子以之寡過小人以之亡身可不戒哉

且禍福不關趨避郭璞欲爲顔含筮含曰年在天

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

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

三而卒而郭公竟不免于王敦之難

齊蕭坦之旣誅收其從兄海陵太守翼宗檢其家至

貧唯有質錢帖數百東昏原其死此叔向之所以

賀韓宣子也

鄭兩生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王朴曰

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于內然而天

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萬國化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用此道也可謂知禮樂之本者矣

子貢子路皆不滿于管仲而夫子稱其仁然則如杜預之鎭襄陽以珍異賂要人劉晏之開汴河先遺元載書凡此類者皆不當深責囘紇歸國其部衆所過暴掠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置頓人人辭憚馬燧自請行先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于是囘紇皆拱手遵約束豈得以其行賂而少之乎但士君子不可以古

人籍门

立命之原理一也而施其用心之不同如管子所謂老慈之教即周禮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也其所謂合獨又即媒氏掌萬民之判也其所謂養疾即天官疾醫掌萬民之疾也蓋管氏不過假借以陰濟其集聚之計而已初非有萬物一體之心也句踐之阨于吳而歸葬死問傷養生弔憂即管子之振孤養疾也送往者迎來者去民所惡補民不足即管子之通窮也久令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即

管子取鰥寡而和合之也將免者以告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即管子之五幼與之葆受二人食也管仲之所以伯齊者勾踐又竊之以伯越歟至如王莽行之以亂漢安石行之以亂宋是又為管氏勾踐之罪人矣故以周公所以致太平者或目為六國陰謀之書又目為瀆亂不驗之書非周禮之累人人自累周禮耳

太乙法以坎居乾艮居坎入卦皆右差一位而不知其故即黃梨洲先生亦嘗疑焉偶于麻衣正易心法注中（陳希夷注）得一條云天一生水坎之氣孕于乾

金立冬節也地二生火離之氣孕于巽木立夏節也天三生木震之氣孕于艮水（山高土厚水泉出焉按今九宮家以艮屬土與此異）立春節也地四生金兌之氣孕于坤土立秋節也天五生土離寄戊而土氣孕于離火長夏節也凡此言其成象矣天一與地六合而成水乾坎合而水成于金冬至節也地二與天七合而成火巽離合而火成于木夏至節也天三與地八合而成木艮震合而木成于水春分節也地四與天九合而成金坤兌合而金成于土秋分節也天五與地十合而成土離寄于己而土成于火也凡此

言其成形矣

北魏華陰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與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刺史而不免于爾朱氏之禍至于滅族所謂世祿之家富貴重疊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物忌太盛盈虛之理池孝友謙恭猶且及禍況汰侈乎　昔人謂楞嚴一部祇發揮一艮卦吾謂道德一部祇發揮一謙卦

周官井田之法以三之一出田稅以三之一治溝洫以當田稅故無不通之水道山澤皆掌于官故無

侵占陂湖之弊而訟獄因之亦省也山左高唐博平之間有減水河減運河之水年久壅閉兩地居民往往藝麻種麥于中適潦雨集或毁堤決水或築壩絕流互相爭訟吾邑朱君正甫坤爲介博平適被水又結訟上官飭州縣會勘朱君曰兩家之訟合救之過苛河身深濬陂水通流訟于何有因與高唐牧復其故道于是暢流而民亦安息

東方朔謂武帝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第還宫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桓帝

時襄楷上書曰聞宮中立浮屠之祠此道淸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又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二臣皆是因其主之所好而引誘之即孟子好貨好色之對也二君求仙奉佛乃左右有眞仙眞佛而不能用其葉公之好龍乎

前漢地理志平原郡漯陰縣後漢書作濕陰縣古字通漯即濕之省文皆他合切㬎字從日濕沃之濕不從田亦然金石文字記于郙閣銘辨之確矣但以濕餘

水亦為漯之異文未敢深信蓋漯有二音一他合切一晉水切音壘竊以他合切者從糸上曰晉水切者從糸上田也濕餘水出居庸關東酈氏云谿之東岸石室三層蓋古之候臺南則絕谷累石為關址按此則濕餘之濕當作漯從累加水而名不與濕通音當從晉水切漯或作灅又作㶟又水經漯水有三一出高唐即平原之漯當從糸上曰一出雁門之累力追切頭山水依山而名當從糸上田又按濕餘水今順義之溫榆河是也下流為泜河

宋以太祖太宗之時不能取幽燕更無責乎後世矣

趙普不能辭其責太祖出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自此不言伐燕按圖必出于曹翰一語普之忌翰明矣觀翰可取孰可守一語則翰之能取審矣燕取而功歸于翰安得不忌乎翰死孰可代乃利口之浮談如此深慮則燕終無可取之時矣太祖猶信之則高宗之不能用武穆宜矣夫使翰先以幽燕之圖與聞于普普必贊之縱燕未可即取亦必且徐圖之何至絕口不言伐燕也

唐之盛時墾田不過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凡丁男受田百畝輸粟二石則畝輸二升李氏平賦書謂千里之都有田三百四十五萬六千頃即以海內方三千里計之已三千一百一十萬四千頃矣從未有也況不止三千里乎而令畝輸一斗則五倍其租矣又加之以綾帛恐李氏亦能言而不必能見之實事也不能無疑焉而其書甚有條理井田固難行此與林勳本政書皆可備一說以待王政之斟酌者也惟行之非其人則荆公方田之續耳

隋延州刺史獨孤陀婢徐阿尼事猫鬼按醫家云女

子欲男思色久之必有猫鬼相侵交接昏迷往往致死妖由人興可畏哉

鹻生于水而成于日水之所過烈日曝之則鹻起焉鹻歲旱則盛雨多則衰凡多雨之歲鹻地有收故鹻地宜開河渠改爲水田賈讓曰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塡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是也若不然則以一歲之功種苜蓿歲夷其苗年穀不登亦可以充腹兼可食馬至五六歲之後犁去其根以改種黍稷無不發生蓋

苜蓿能煖地也周官草人糞種之法以骨汁漬其
種渴澤用鹿鹹潟用貆是又一法也
晉荀崧屯宛為杜曾所圍欲求救于故吏襄城太守
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
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于南中
郎將周訪訪遣子撫率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
遁去明末道州守備蕭山沈至緒女雲英奪父尸
于重圍之中退賊全城授游擊將軍代領父衆亦
嫻文史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拓跋珪問博士李先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

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於是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按先之言善矣而未盡也惟蜀漢大司農孟光謂秘書郎郤正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强致也儲君讀書寧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此可謂得其要領矣

博雅二字人但以爲博學之稱非也諸葛武侯辟廣漢太守姚伷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武侯稱之曰

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

乃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生而貴者驕生

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鑒而自得者鮮矣春秋

國之鑑也通鑑之名取此

明于忽慮剛柔之理者可以處憂患袁閎常對兄弟

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

亂世相爭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閎築土室

潛身十八年而卒申屠蟠曰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列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焚之禍今之謂

矣乃絕跡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局窮巷以是
免于禍管寧見公孫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
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又謂邴原曰
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取禍之道按此諸
君皆神乎易者也坤之六四括囊無咎無譽非惟
咎不可有譽亦不可有也

常平之與社倉古今以爲善政然常平在漢時已有
言其弊者至社倉更不待言覩乎奉行何如耳使
奉行非其人雖周官之法安石且用之以誤國矣
趙夢白社倉議不可不讀

孔穎達曰律歷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有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一千二百歲于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

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總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六十七歲一元之氣終矣此是陰陽水旱之太數也所以止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　按四千五百六十者四分法一元之周歲四千六百十七者三統法一元之周歲以八十一分爲日法一以

九百四十分爲日法其原本不同不知何故損災
歲以相强合實不可解又按太乙法百六陽九各
有大周又何故合而爲一

濮瓜田先生通鑑綱目地理糾謬補正二書與吳門
陳少章景雲綱目訂誤皆有功於朱子者也然瓜
田成書太急當斟酌處正不少如糾謬駁集覽引
劉氏以石州孟門爲朝歌孟門之失是已又云朝
歌東北爲開州大名等處不得有孟門則非按左
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伐晉取朝歌入孟門上太行
杜註孟門隘道也則朝歌有孟門審矣且索隱故

云孟門在東北齊太公世家不言在正東也胡東樵云孟門非一而此孟門則近朝歟又謂古陽城今之登封唐爲告成不名陽城唐之陽城則今汝寧按通鑑註云武后登封元年改陽城爲告成中宗神龍元年仍改復故則開元測景時但有陽城無告成矣其陽城故即告成也尚當細考